

血的婚礼

[西班牙]加西亚·洛尔卡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西班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著

血的婚礼

加西亚·洛尔卡诗歌戏剧精选

赵振江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的婚礼:加西亚·洛尔卡诗歌戏剧精选/(西班牙)
洛尔卡(Lorca,F.G.)著;赵振江译.-北京:外国文学
出版社,1994.1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36-4

I.血…

II.①洛…②赵…

III.①诗歌-西班牙-现代-选集②戏剧-西班牙-现代-选
集

IV.I551.155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2.5印张 5插页 268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30

定价 7.15 元

序 言

他在自己的心里
带来中国海的一条鱼
——加西亚·洛尔卡

当赵振江教授建议我选这本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诗集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些诗篇，我几乎可以背诵。我少年时代的眼光，曾沿着这些纯净的诗句攀上奇异的云朵，也曾坠入苦闷的深渊。然而这是诗人神秘的记忆在我生命中留下创伤的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出生在格拉纳达——加西亚·洛尔卡的格拉纳达，我父母当年常常在比斯纳尔的一个别墅消夏。这个村子正是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天凌晨，法西斯分子杀害诗人的地方。当时的比斯纳尔是一个沉浸在寂静中的穷山村，高压令人心惊胆战，因为从内战一开始，背叛共和国的势力就把村子的四周变成了杀人场。在那些年的夏天，时常会有轿车停在村中的广场上，车上的人向坐在酒馆门口的农民打听诗人埋葬在什么地方。谁也不做声。炎热的上午，在枝残叶破的树荫下，在抽泣的泉水边，恐怖的气氛更加紧张；在几个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就给那清冷的泉水取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阿雅纳达玛尔——泪泉，真是名副其实。然而早在很久以前，诗人神秘的记忆就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创伤。

我母亲年轻时学过钢琴；她出生在格拉纳达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与另一个同样住在该市的罗萨莱斯家族保持着某种友谊，后者与诗人之死是密切相关的。在罗萨莱斯家的聚会中，我母亲经常演奏她喜欢的诸如贝多芬、肖邦、德彪西的作品。当时这个省城的下午是宁静的，但不久以后就变成了鲜血和死亡的风暴。我曾听母亲讲过这样的轶事：在一次聚会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场，他也是钢琴家，于是他们便互相认识了，并且四手联奏了几首曲子。母亲是怀着骄傲和痛苦的心情讲述此事的。

母亲的一位弟弟是医生，他那时每天都到圣维森特果园去，为诗人的父亲——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岛素。舅父曾讲过他与费德里科的交谈，诗人是从马德里回来与家人一起度假的。据舅父讲，后来加西亚·洛尔卡被捕时，他曾与另外一些人去格拉纳达市政府为诗人斡旋。在同我舅父一起去的人中，就有罗萨莱斯弟兄中的一位。在军事叛乱时，他们都是长枪党的头目。诗人正是在罗萨莱斯家中被捕并被带到比斯纳尔惨遭杀害的。不幸的圆圈就这样形成了，它在我生命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事出偶然吗？不：这是历史。

这个选集是严格遵循我个人的标准的。许多人肯定会认为我随心所欲。我不会后悔。因为这样的选法是为了避免连篇累牍的注释和说明。我唯一的想法是把加西亚·洛尔卡那些最使我着迷的诗篇，把他那些使我最受启迪的诗篇，把那些永不磨灭地铭刻在我的记忆和心灵中的诗篇，选入这个集子。我确信，这些诗句，无须评注，就是对诗人历史的最好见证和说明。以上是与我个人经历有关的一些闲话，然而也正是这个序言的意义所在。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集入选的诗篇，除《诗人在纽约》中的

作品选自欧蒂米奥·马丁的版本(阿列尔出版社, 巴塞罗那)以外, 其余皆选自马里奥·埃尔南德斯的版本(联盟出版社, 马德里)。

读者先生, 我认为, 呈现在你面前的是当代诗歌百花园中一些最美丽的花朵。

哈维尔·埃赫亚

一九八九年四月于格拉纳达

加西亚·洛尔卡：一位“既古老 又年轻”的诗人

这是西班牙现代著名作家加西亚·洛尔卡的诗歌、戏剧精选本。对中国读者来说，加西亚·洛尔卡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以“雨巷诗人”闻名我国诗坛的戴望舒先生就翻译了他的作品；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洛尔迦诗抄》，在文学爱好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优秀的译本，为什么还要进行重复的劳动呢？在此有必要向读者交代几句。

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应邀赴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讲学，主要任务是协助该校修订《红楼梦》的西班牙文译本。工作之余，许多朋友——他们中有好几位是诗人——都建议我翻译一部加西亚·洛尔卡的选集，并叫我去找当地颇有名气的诗人哈维尔·埃赫亚，说他可以帮我编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集子。我和哈维尔一说，他果然欣然接受，并表示愿意写一篇简短的序言，而且答应将入选诗作全部打印出来。朋友们的鼓舞和帮助，使我有信心，打算进行尝试性的翻译。一九八八年四月，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妹妹伊莎贝尔·加西亚·洛尔卡回到故乡格拉纳达，住在阿拉罕伯拉宫对面的维多利亚花园。这是一座阿拉伯式的庭院，古木参天，芳草遍地，四季有不谢之花，终年有长流之水，宛若人间仙境；人事代谢、斗转星移，这座美丽的花园成了格拉纳达大学接待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的地方。

在格拉纳达工作期间，我一直住在那里，因而有幸结识了这位慈眉善目、风度翩翩的长者。她是加西亚·洛尔卡基金会主席，非常关心其兄长的诗作在中国传播的情况，而且从哈维尔·埃赫亚先生那里知道了我正在翻译一个新的选本，这就更加使我感到，将这位伟大诗人的作品进一步介绍给中国读者，对一个西班牙语学者来说已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也是一种使命。

当然，最使我感到义不容辞的还是加西亚·洛尔卡本人。他的人格，他的文品，都促使我要把这个集子翻译出来。

加西亚·洛尔卡于一八九八年六月五日出生在格拉纳达的郊区小镇富恩特·瓦克罗斯。那是一个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地方。在我尚未动笔翻译这个集子之前，朋友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陪我去参观了诗人的家乡和故居。那里的山川原野、花草树木至今历历在目。诗人出生在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富裕农民家庭，从小就受到多方面的艺术熏陶。然而当时的西班牙却处于一个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时代：封建势力的束缚，宗教阴影的笼罩，统治集团的腐败，不仅使其经济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导致了它在与美国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将海外的最后几块殖民地丧失殆尽。战争的失利使西班牙的知识界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一批不满现实、追求变革的文学青年通过各自不同的文学领域和艺术风格，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使他们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作家群体，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称之为“九八年一代”，又称为“半个黄金世纪”或“苦难的一代”。加西亚·洛尔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诞生的。这种家庭和时代的基因，在铸就加西亚·洛尔卡的人格和文品的过程中，无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加西亚·洛尔卡从小就表现出对文学艺术浓厚的兴趣和超

常的天赋。八岁时就能背唱一百多首民间歌谣。如果后来不致力于诗歌和戏剧创作，他或许会成为画家或音乐家，就像他的朋友达里和法里雅那样。他于一九一四年入格拉纳达大学攻读法律，后改学文学、绘画和音乐。一九一九年他去马德里大学求学时，在著名的“大学生公寓”结识了不少诗人和艺术家。此时加西亚·洛尔卡已经蜚声诗坛，经常在“公寓”和马德里各地即兴吟诵他的诗歌和戏剧作品。一九二九年为了克服感情危机并寻求新的创作源泉，他前往美国，对发生在那里的摧残人性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除美国之外，他还访问过古巴、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他率领“茅屋”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为没有文化的工农大众演出西班牙优秀作家的古典剧目。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同年八月十九日夜里，法西斯分子残酷杀害了这位正处在创作巅峰状态的伟大作家。

在短短的十八年的文学生涯中，加西亚·洛尔卡创作了一部散文、七部诗集、十二个剧本和一个电影文学脚本。此外，还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创作了数以百计的素描，做了许多次学术讲座。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游记散文《印象与风光》(1918)；主要诗作有《诗篇》(1921)、《歌集》(1921—1924, 1927年出版)、《最初的歌》(1922年创作, 1936年出版)、《深歌集》(1924年创作, 1931年出版)、《吉卜赛谣曲集》(1924—1927年创作, 1928年出版)、《诗人在纽约》(1929—1930年创作, 1940年出版)、《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挽歌》(1935)、《十四行爱情诗集》(1936年创作, 1984年出版)；主要剧作有《马利亚娜·皮内达》(1927)、《古怪的鞋匠老婆》(1930)、《血的婚礼》(1933)、《老处女罗茜达》(1935)、《叶尔玛》(1935)、《贝尔纳达·阿尔瓦的家》(1936)等。

作为诗人，加西亚·洛尔卡既古老又年轻，既深深地扎根于西班牙的文化传统，又不断地吸收“现时”的艺术营养。如果说他的《诗篇》和《歌集》是具有尝试性的作品，还具有现代主义和“九八年一代”诗歌的遗风，那么《深歌集》和《吉卜赛谣曲集》则充分体现了他在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深歌”是一种古老的吉卜赛人谣曲。至于它究竟是在西班牙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但它在西班牙南方广泛流行，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笔者本人在西班牙期间对此就深有体会。令人叫绝的是洛尔卡把这种深切感人的古老形式与紧贴现实的新奇意象结合起来，从而创作了既有传统风韵又有新生活力的作品。在《吉卜赛谣曲集》中，诗人进一步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其中的《梦游人谣》、《不贞之妇》、《西班牙宪警谣》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尤其是最后这首谣曲，对西班牙宪警惨无人道的形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此外，洛尔卡还仿照阿拉伯民歌的形式，创作了许多短小精悍、轻快活泼的作品。洛尔卡在创作中，不仅从民间歌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而且借鉴了“黄金世纪”、“九八年一代”等西班牙的经典作品，同时也没有忽视当时风靡欧美文坛的先锋派技巧。因此，他的诗歌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神韵，因而使他成为西班牙“二七年代”诗人中统领风骚的佼佼者。

加西亚·洛尔卡的创作生涯正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正是先锋派诗歌的黄金时代，然而他既不盲目追求，也不盲目排斥，而是将“传统”与“创新”结合起来。学传统而不复古，创新路又不趋时，所以他的作品既有人民性，又有神秘感，既易于传播，又耐人寻味，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洛尔卡对待传统与创新的态度从他写给希利亚·伊·埃斯卡兰特的信(1923)中可以一目了然：

昨天牧羊女阿玛丽斯^①来拜访我，她来自我为其歌唱的十四行诗之夜，她老态龙钟，颤颤巍巍，头上戴着破布花朵的王冠。她来自对极端派的拜访；然而这些极端主义者，由于正和未来派的夏娃打得火热，对她自然不理不睬……可我却同情她；我对她细心照顾；给她一杯牛奶咖啡并答应让她在一首诗中复活。在这首诗中，她将带着满身的蝉翼和萤火虫，在水仙和清泉的田野上歌唱。

正当那些热衷于“纯粹诗歌”的极端主义者们津津乐道地礼赞都市生活的时候，加西亚·洛尔卡却在讴歌大自然并让阿玛丽斯在理想的巴洛克风格的田野上放声歌唱。然而作为诗坛巨擘，他从不拒绝接受新的技巧，《诗人在纽约》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正是这部诗集，使那些认为他只是个会写吉卜赛谣曲的“时髦诗人”的评论家们瞠目结舌。因为这部诗集在“现代”技巧方面，比任何一部同类型的诗集都毫不逊色，然而可贵的是诗人利用这种“超现实”的手法，无情地揭露了所谓美国文明的丑恶与残暴，抒发了自己心中难以名状的压抑、愤怒和痛楚。《诗人在纽约》与《吉卜赛谣曲集》风格迥然不同，内含又何其相似，同工异曲，相得益彰，都是加西亚·洛尔卡灵魂的诗的体现。正如另一位“二七年一代”诗人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②所说：“对我们这些爱他、与他朝夕相处的人来说，他总是同一个人，却又是变化着的人，就像变化着的大自然一样。”巴勃罗·聂鲁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这样描述这位伟大的西班牙诗人：“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寂静中，无论在人群里还是在独处时，他都是美的多重体现。我从未见过谁有如此奇妙的双手，我从未有过如此快乐的兄弟。他欢笑、歌唱、演奏、跳跃、创新，光芒四射。”

① 罗马诗人维吉尔《牧歌》中的人物。

② 阿莱克桑德雷是一九七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一段话引自他的《回忆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其实，以自由为天性，以诗歌为生命的加西亚·洛尔卡并非总是那么快乐，因为他在当时的社会，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美国，都感到各种各样的非正义的压力。一九三五年他在一次会见中说：

“有时，当看到世上所发生的事情时，我便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而写作？不过总要工作罢了。工作和帮助值得帮助的人。工作，尽管明知道是白费力气。把工作当成抗议的一种形式。因为一个人的动力就是每天一醒来就向着充满各种苦难和不公正的社会呐喊：我抗议！抗议！抗议！”

同年他曾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向并将永远站在穷苦人一边。永远站在一无所所有的人一边、站在甚至连空洞无物的安宁也没有的人一边。”一九三六年四月，他又说：“饥饿消失的那一天，世界将会产生人类空前未有的精神大解放。”对他来说，文学、诗歌、音乐、艺术都是一种服务性的天职，而他所始终不渝地追求的正是人的自由、解放、幸福以及永恒的美与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分子对他的杀害绝非出于偶然，尽管“二七年一代”的另一位著名诗人阿尔维蒂认为是死神找错了人，加西亚·洛尔卡是替他而死的。

在介绍加西亚·洛尔卡的诗歌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他于一九三四年创作的《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挽歌》。它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中最优秀的哀歌之一。诗中以叠句的形式一再重复斗牛士被顶死的时刻：“在下午五点钟”（在这一节的五十二行诗句中，重复达十三次之多），仿佛一个颤抖的声音在永不停息地回荡，从而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加西亚·洛尔卡的戏剧作品具有更鲜明的人民性和社会性，而且同样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产物。我的朋友埃赫亚本来只选编了洛尔卡的诗作，但考虑到他的剧作在西班牙文坛同

样占有重要地位，我便选译了三个剧本：《马里亚娜·皮内达》、《血的婚礼》和《叶尔玛》。

《马里亚娜·皮内达》并不是加西亚·洛尔卡最优秀的作品，然而却使他在剧坛第一次获得了成功。剧本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却又具有鲜明的浪漫色彩。我在格拉纳达工作时，西班牙正在转播同名的六集电视连续剧，女英雄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加上我时常从马里亚娜广场经过，皮内达的塑像至今屹立在那里，因此使我萌生了把这个剧本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念头。《血的婚礼》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是加西亚·洛尔卡具有代表性的剧作。剧本的情节非常简单，它取材于格拉纳达地方报纸上的一段新闻报道：在阿尔梅里亚的一个村庄里，当举行婚礼时，新娘被她原先的情人抢走……这则简短的新闻激起了诗人的创作灵感。

西班牙“九八年一代”作家乌纳穆诺曾把作家分为“卵生”和“胎生”两种类型。前者的创作过程是在主体之外完成的，而后者的创作过程是在主体之内完成的。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区别，加西亚·洛尔卡显然属于后者。《血的婚礼》从那则新闻报道开始，孕育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才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来，可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血的婚礼》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在马德里贝娅特丽斯剧院首次公演，它奠定了加西亚·洛尔卡作为诗剧作家的地位。他那将诗歌和幻想融于戏剧中的艺术模式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在这部剧作中，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高雅与通俗得到了很好的结合。这也正是加西亚·洛尔卡的成功之所在。对此，只要把《血的婚礼》与《羊泉村》中的婚礼场面比较一下，只要把剧中大量的谣曲与安达卢西亚乡村流传至今的民歌比较一

下，就无须本人在这里浪费笔墨了。

《血的婚礼》中的形象和色彩也很有特点。在所有的人物中，虽然只有莱奥纳多有具体的名字，虽然有死神、月亮神这些具有神话色彩的艺术形象，然而读者和观众并不会因此而怀疑悲剧故事的“现实性”。这难道不正是该剧艺术魅力的充分体现吗？当然，作者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是与他的创作意图分不开的：他要表现的正是大自然的难以驾驭的意志和人类的难以克服的本性，而种种传统礼教、世俗偏见和民间陋习却又压抑着人们去与它们做违心的对抗，这自然也就只能产生悲剧的结局。在洛尔卡的三部悲剧中，《血的婚礼》中的色彩是最丰富的，红色无疑是它的底色，它象征着鲜血和火一样的激情。

《叶尔玛》是加西亚·洛尔卡的另一部农村题材的悲剧。悲剧的情节虽然与《血的婚礼》不同，但它们的本质却是相通的。在此已无须赘述。

最后，我愿再一次感谢我的朋友哈维尔·埃赫亚、伊莎贝尔·加西亚·洛尔卡，感谢西班牙文化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期待着读者和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赵振江

1992.11.27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目 录

- 序 言.....哈维尔·埃赫亚 1
加西亚·洛尔卡：一位“既古老又年轻”的诗人.....赵振江 1

《诗 篇》

- 风标..... 5
北斗星..... 6
魂影..... 8
梦.....10
老蜥蜴(1920年7月于苏海拉谷地).....12

《歌 集》

- 天平.....19
狩猎者.....20
砍伐三棵树
——致埃尔内斯托·阿尔弗特尔.....21
欧洲的中国歌谣
——致我的养女伊莎贝尔·克拉拉.....22
致演奏六音阶钢琴的小姐黛莱西塔·纪廉.....24
骑手之歌(1860).....26
我的女孩儿到海上.....28
骑手之歌.....29

真实	30
魏尔兰	31
对一位姑娘的耳语	33
小夜曲(为纪念洛佩·德·维加而作)	34
哑童	35
自尽(或许由于你不懂几何学)	36
在中学和大学	38
塑像的渴望	40

《吉卜赛谣曲集》

梦游人谣

——致葛罗丽亚·吉内尔与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	43
不贞之妇	
——致莉迪娅·卡伯雷拉和她的黑人小姑娘	48
绰号坎坡里奥的小安东尼奥之死	
——致何塞·安东尼奥·卢比奥·萨克里斯坦	51
西班牙完警谣	
——致诗神总领事——胡安·盖雷罗	54
多变的玫瑰	60

《深歌集》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63
三水谣	
——致萨尔瓦多·金特罗	64
过后	66
路口	67
吃惊	68

六弦琴.....	69
记住.....	70
科尔多瓦的市区(夜曲).....	71
吉它之谜	
——致雷吉诺·萨因斯·德·拉·玛萨.....	72
油灯.....	73
受刑的吉卜赛人之歌.....	74

组 歌

门廊.....	77
眼睛.....	78
沉睡明镜的催眠曲.....	79
模糊.....	80
室内.....	81
国度.....	82
旁白.....	83
花园.....	84
色彩.....	85
七颗心的小伙子.....	86
告别.....	88

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斯的挽歌

一 抵伤与死神.....	91
二 流淌的血.....	93
三 眼前的躯体.....	97
四 消逝的灵魂.....	99